



郭松根博士軼事

率吾生

本學院名譽董事郭松根博士是我國醫界傑出人士之一，現任世界衛生組織顧問，郭博士天賦優厚治學行事均別具一格，與眾不同，本社特請郭博士同窗好友率吾生先生，將其日常軼事約略寫出以饗讀者，諒必為各位所樂聞。

——編者——

由老友胡水旺等諸位先生發起創辦的台北醫學院，眨眼已將滿兩週年了。古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興辦一個學校，尤其興辦一個醫學院這麼艱鉅的事業，憑藉胡先生百撓不回的魄力和丹滿雄渾的人格號召力量，不但得到當局的嘉許，和各界有力賢達的熱烈支持，而順利達成，並且在僅僅不到兩年的短歲月中，在校舍興築擴建方面，在設備充實方面，以及優秀師資羅致方面，都有驚人的成就，實為「難能可貴」這句古訓的最好註脚。日前晤及胡先生，承告北醫同學，因研讀環境的改善，精神上已有研究的餘裕，在已有各種課外康樂活動外，尚擬於近期中發刊命名「綠杏」的雜誌，藉作抒發幽懷，陶冶性情的園地，要我也寫點關於北醫名譽董事郭松根博士的逸話，湊湊熱鬧。我雖深覺自己不學無文，可是這麼一個可敬的老友的嚴命，實覺義不容辭，而且談談一位蜚譽中外的國醫學人的輕鬆逸事，又於北醫同學不無裨益，所以便不計文字的巧拙，冒昧應承，乃從記憶中，就較饒興趣的二、三事，拉雜寫下，聊以塞責。

語言天才 洋人折服

郭兄是一個不多見的 Polyglot 除了老家的閩南語、國語和日語不必說，他所能自由無礙操縱的言語，單就我所知道的，就有英、德、法、意、西班牙等五個國語之多。據說此外對於拉丁希臘的文字也極有心得。記得在他的內政部衛生司長任內，某日瑞士某大藥廠的代表來台視察，到衛生司向司長致敬，見面時起初用英語寒暄，後來郭兄知道他是瑞士人，便改用德語和他交談。交談中不知何故這個瑞士藥商突然插入一段西班牙語，郭兄舌頭一轉便改用流利的西班牙語，繼續談下去。豈料這個藥商弄學的西班牙語，就只有那麼幾句，經不起郭兄西班牙語的機槍彈的連射，忙不迭很尷尬地擺手求饒，說他的西班牙語力量，就只會說剛纔說的那幾句，懇請郭兄仍用德語。又有一次，是在酒席上

一位德籍的賓客不解情酒的侍應生所唱的日本流行歌，向郭兄請教，郭兄不假思索立即逐句為其翻成德語，而這德語竟是符合該曲的節奏而有韻脚 (Rhyme) 的詩，由那位德籍賓客的驚奇的表情，不難推想他內心的贊嘆是如何深刻。郭兄這樣罕見的語學素養，並非偶然的。早在台北醫專預科同學們正在捧着 Newlanguage Readers Book I 哼着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的時候，他就勇敢地憑着自己獨習得來的，不太豐富的 Vocabulary 在當時的台北病院（現在台大附設醫院）伺機向英美人胡亂攀談了。當時同學們都冷眼看着這個「心臟男」（厚臉皮）的舉動，可是不久，郭兄便已加入校外由專習英文的學人所組織的 English Speaking Society 的一成員，而他的德文，也早在本科二年的時候，即已遙遙領先，遠遠地和同級的同學脫了節，和行將赴德國留學的教授們在一起，聽德語訓練班的課了。他對語學的天資和努力如此。

高度近視 有備無患

其次郭兄高度的近視也是當時校內名物之一，某日記得是在一堂醫化學（即現在的生化學）下課後走出課堂的時候，郭兄在轉彎處一不小心，竟將額面碰在磚柱的稜角上，而把那不知道是十二或十三屈光力 (Dioptorie) 的強度近視眼鏡打得粉碎，好在並未導致眼珠和額面的嚴重外傷，可是同學們都知道郭兄若卸下眼鏡，便幾乎連路也跑不成，所以大家有的極度替他著急，有的則冷眼看著他要怎樣跑路，想不到郭兄不慌不忙，中褲袋裡抽出手帕，輕輕抹去臉的玻璃碎片，然後悠然地由上衣的上口袋中，取出另一副眼鏡戴上，若無事地和其他同學，去上下一堂的課。原來郭兄對於眼鏡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早已有了深切的理解，未雨綢繆，平日對於這種不虞的變故，已預作準備，故能臨變不亂，郭兄的用意過到又如此。

奇怪的筆記

第三，當時進入本科以後，除了解剖學的安達教授，用二村領次郎的近代解剖學為課本授課以外，其他各科目都不用課本，也不用Print，而由各教授用口頭任意發揮，同學們須一一逐句筆記。可是因為同學並非速記術專家，所以大多數同學的筆記，都難免有或多或少的脫漏和錯誤，下課返學寮(宿舍)後，非低聲下氣向才華特別高的同學懇借筆記，勤對補改不能安心。成績常佔鰲頭的郭兄筆記，應該是諸位同學爭奪告借的標的，可是事實却大謬不然，從未見過同學向他懇借筆記。我滿腹狐疑，某日特地向他索閱一下，打開他的筆記簿一看，我的疑團立即冰釋了。原來郭兄的筆記，不是用鋼筆循着筆記簿的橫格寫下去，而是用青紅兩色的鉛筆，交替在筆記簿上，有時由每頁的左角或右角開始或左旋或右旋地向內旋轉寫至頁的中心。有時則由每頁的中心或右旋或左旋地向外旋轉，寫到頁的末梢，而所寫的數字，又多是類似速記術的符號，同學

根本無法看得懂的。據郭兄自己說，他的這筆記法，並非「癡肚」(狹量)，有意避免同學借用筆記的麻煩，而為的是便於自己記憶起見而實行的。據他說明，他一閉起眼睛，就清清楚楚地看得到，那一段是用紅的鉛筆由右角或左角旋進中心，那一段是用青的鉛筆由頁心旋出頁的右角或左角。所以期考一到他無須像其他同學一樣，非開夜車應付不來。到考場裡，看到考題，只須把眼睛輕輕閉起來，各題在他筆記中的記載，便瞭如指掌地呈現在他的眼前了。顯然這就是心理學上的視覺型記憶，或許也就是郭兄有餘暇閉閉眼地攻讀語學，學漢詩，練國術，甚至唱京調，拉胡弓，而在學中每試必魁，離開學校以後在國內外學術界的業譽聲望又那麼高超隆重之所以然故。

關於郭兄的軼事逸話真是多得無遺枚舉，因恐佔去太多寶貴的篇幅，就此適可而止。最後讓我乘此機會祝福貴刊和台北醫學院無限發展。

志於道 據於德 依於仁 游於藝

安 磐

處此日新月異之時空領域，吾人生存其間，由於科學之昌明，工業之發達，物質文明之猛進，益覺宇宙萬象之更有賴於探求，聲光電化的猶待加緊實驗，以發掘六宇宙之無盡寶藏，雖窮吾人畢生之精力與時間，恐亦難剖析精微於萬一，此猶僅屬於宇宙之物質方面而言，況若人我之共存，心與之相得，物象之有無，生元之存滅，奇偶之相諧，凡此屬於宇宙精神方面之景象，則奇詭奧密，當益莫可言狀矣！然吾人生息於茲，必欲語其究竟，察乎自來，窮其所底，以賢吾人之所欲，豈顯憮然一生，無所用心而已哉？故必有學，學以求知，知固有難盡，惟學自博而約，以約所立一一立身行道而已，夫宇宙萬象畢呈於吾前，歲月朝暮，更替於吾後，吾人忝生其間，能不養精於一，立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達道耶！

我北醫同學，負笈來茲，沉潛心志，將學以濟世，而術以活人，以比立身，以此行道，則豪傑並志，良相同功，而其所立者大，所志者遠，若果草率懸壺，邀虛譽鬻黨，沽浮名於閭閻，或闖蕩江湖，囊金飽腹，罔顧民命，漠視民瘼，則與以邪術賣藝者等，其所立所志，品斯下矣。

故為醫者必若西銘所謂凡天下之疲癯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無告，而存民胞物與所懷，濟世救人之志，又必朝乾夕惕，天壽不貳，貧賤不移，優游涵泳以長其藝業，尤必有人溺己溺之懷，先憂後樂之志，汎愛衆而親仁，以為立身行道之本，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而不可須臾離也，如是，則時代雖日新月異，宇宙雖無盡無窮，而吾生於斯食於斯，方可告無忝於所生，而絲毫無憾於衷矣。

「綠杏」者，寓春滿杏林之象，實有深意存焉！創刊伊始，囑文於余，勉為數言與諸君共，亦以謝編者盛情也。